詩毛氏學

詩毛氏學二十四

大雅二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王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陸曰姜姓嫄名有邰氏之女帝嚳原妃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叶音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滿以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生民本后稷也鄭曰厥其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也鄭曰炎帝之後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大戴禮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

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張宴曰高辛所興地名嚳以字爲號禋敬釋詁文弗去
也陳曰說文弗从韋省故弗謂之去與韋謂之去同意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
立郊禖焉鄭曰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
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陳曰箋讀弗爲祓云祓除其無子之疾即申傳去無子求
有子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
率九嬪御孔曰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乃禮天子所御孔曰乃以
醴酒禮天子所御○祖按天子內宮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凡百二十人自后夫人外特供內
職耳不必皆御故云乃禮天子所御謂己嘗被幸者猶之婢妾亦通稱不必皆妻妾之妾帶以弓
韣音獨○陸云弓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孔曰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
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自玄鳥至以下皆月令文因禮之成文而引之履踐也陳曰履所

以踐也因之凡踐皆曰履帝高辛氏之帝也孔曰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故以爲高辛氏帝也武迹文釋訓敏疾也說文同從於帝而見於天將

事齊敏也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郝疏毛依爾雅以武爲迹而不以敏爲拇師說之異也○孔曰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歆饗孔曰神鬼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鬼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止福祿所止也孔曰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爲天神所美大爲福祿所依止震動夙早育長也竝釋詁文○周本紀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棄○昶按后稷以迹生詩有明文非讖緯異說也史記姜嫄出野卽祀郊禖也見巨人迹踐之卽履帝武也踐之而身動如孕卽載震載夙也毛依爾雅武迹之訓是亦承用履迹舊說特以姜嫄隨帝之後其所履者帝之迹不意其中有神迹焉靈感震動乃始怪之見於天卽指禋祀而言事異尋常故慎其詞而曰從於帝以見於天別嫌明微此毛傳之精也其不

用敏拇之訓者蓋言迹已該足與拇不必析言足大指此訓詁之小異耳至感天而生之說毛與史記楚辭列女傳春秋繁露白虎通義及齊魯韓詩說竝同也陳疏謂毛公作傳獨不從緯最得其正失毛恉矣使后稷之生果出人道之常則詩言生子足矣何必詳述其事且曰居然生子若有深訝然者況郊禖本以祈子得子而無故棄之非人情毛不爲是迂也

后稷播百穀以利民 孔曰又解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后稷者以其身爲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稱之堯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敕宅反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大釋詁文○陳啓源曰此詩誕皆訓大歎美之詞次章大其生之易也彌終釋言文達生也胡曰載芟驛驛其達傳達射也正義云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爲射殷武傳撻疾也韓詩

撻作達曰射曰疾義皆相近段注說文以達爲滑達則如當讀而說文泰滑也如達猶言而泰也○和按驛驛其達驛同繹釋訓繹繹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郭注言種調也然則調達而生謂之達此傳訓生載芟傳訓射皆本爾雅

姜嫄之子先生者也孔曰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

言易也孔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之易

凡人在母母則病孔曰晉語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爲在母○和按言凡人以別於聖人非謂一槪人在母必爲母病苦也

生則坼副說文引詩作不㘥不疈云㘥裂也副判也籀文作疈○孔曰坼副菑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

菑害其母橫逆人道和按橫逆人道卽指菑害其母言因產子而母死者有之故曰橫逆人道

赫顯也小爾雅同

不寧寧也不康康也陳曰寧安也康樂也言上帝安樂其禋祀○和按呂覽注居安也安然生子承上不坼不副而言也朱子曰履迹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

非可以常理論也張子亦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又按經言以赫厥靈卽謂履迹之事受氣之始不由人道故疑其難產而竟易生所以大其事而詠歌之不然易產亦恆事何足表異乎

誕寘之豉反之隘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去聲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大陳啓源曰大其神異之驗也寘置卷耳同腓辟采薇同○陳曰腓辟讀般辟之辟亦愛護之意字愛也成十一年傳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注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和按履武震動是異之於人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和按首章箋云心體歆歆然如

有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正義引靜女傳云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身則禮當不御也高辛氏帝與姜嫄祈子於郊禖則無身可知及履武震動如有人道之感既有此異若不肅戒以驗白其事是不明也至期而果生子無父而生初疑其妖故試棄之以觀其變見其瀕危不死乃收而養育之其異始著於天下蓋巨迹之見是天欲顯其靈也然非帝不復御則生子必不棄不棄仍不足以顯其異此乃人情之中事理之常必出於此自後觀之一若承天意而爲之者故曰順天矣毛公說此至明自注疏以下胥失其解以爲帝嚳知天之異后稷乃故棄之以承天意此非人情豈有甫生之嬰而置之死地以爲順天者乎

牛羊而辟人者理也 祁按產子而疑其不祥棄置於外欲窮其變也此釋由隘巷改置平林之故

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 祁按置之隘巷牛羊婉轉辟之斯足異矣然牛羊辟人固其理也改置之平林爲伐林人所收取又足異矣然猶理之所有至鳥覆於寒冰乃真神異故不復疑毛公此等傳最得當時情事實於經旨脗合大鳥

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陳曰楚辭天問注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藉猶薦溫也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祁按此又釋由平林設置寒冰之故既言人所收取之遂及鳥覆翼之而後釋置冰上隨文措注先後不次也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史記三代世表補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有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棄之道中羊牛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覃長廣雅同○說文引詩作𠧟云長味也訏大釋詁文○祁按此言其軀體之碩大且長也至是始以爲子故詳其狀貌聲音非漸以長大之謂路大也釋詁文○鄭曰是時聲音則已大矣

誕實匍音蒲匐音腷克岐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魚世反之荏

而甚反菽荏菽旆旆蒲貝反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
瓞唪唪布孔反
釋名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地也匐伏也伏地行也○釋文一作扶服岐知意
也役曰岐知疊韻岐者山之兩岐心之開明似之嶷識也說文引詩作㠜云小兒有知也○顧
廣譽曰岐嶷傳箋就知識言周本紀所謂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也○馬曰就來也爾雅求就並訓終
是二字同義之證以就口食卽易自求口食也荏菽戎菽也爾雅荏菽謂之戎菽○鄭曰埶
樹也戎菽大豆也旆旆然長也陳曰旆旆猶光光說文光艸木盛光光然役列也
孔曰役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姚範曰景差大招清馨凍歈不歠役只言雖不及飲而皆
陳列於前也此役訓列之證○說文引詩作穎穟穟苗美好也舊作好美陳據釋文正義
訂正幪幪然茂盛也廣雅茂也唪唪然多實也玉篇作菶訓同○說文兩

引詩皆作菶○稢按后稷幼時即知樹蓺以求口食鄭曰言其天性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去聲之道茀音拂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支勇反實褎余秀反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相助也陳曰爾雅相勴也勴亦助也○鄭曰大哉后稷之掌稼穡謂若神助之力也茀治也正義云釋詁文今本爾雅作弗○韓詩作拂云弗也黃嘉穀也陳曰嘉穀爲禾之大名茂美也孔曰此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黃茂以緫之方極畝也陳曰方讀若旁有普偏之義苞本也戴震曰爾雅苞豐也積也詩中凡言苞皆叢生豐緻很相連錯之謂種雍種也鄭曰種生不雜也○稢按古謂五穀爲種傳言雍種者言其所培壅極畝而叢生者皆嘉種無稂莠也褎長也孔曰褎者禾長之貌發盡發也孔曰發者穗生於苗不榮而

實曰秀釋草文　穎垂穎也孔曰說文穎禾末也箋其禾之成就故云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　栗其實栗栗然陳曰說文栗木也其實下垂引申之爲嘉穀實貌　邰姜嫄之國也說文引詩無郎字云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周棄外家國右扶風斄縣是也○水經注渭水東逕斄縣故城南舊邰城也城東北有姜嫄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郡縣志故斄城在京兆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　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孔曰堯善其功而賜之土宇就有邰國之家室焉○列女傳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　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陳曰傳探下三章之意而言

誕降嘉穀維秬維秠孚鄙反　維穈音門　維芑音起　恆古鄧反　之秬秠是穫是畝滿以反　恆之穈芑是任是負房以反　以歸肇祀

天降嘉種孔叢子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祁按傳云天降者百物皆天所生亦幸之之詞也

秬黑黍也釋草文○陳曰說文鬯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或从禾作秬按秬本黑黍之大名以秬中之一稃二米者釀是謂秬鬯故小篆作鬯

秠一稃二米也釋草文○說文同○陳曰鄭志云秠即其皮稃亦皮也然則秠者凡稃之稱而又得爲一稃二米之專稱

穈赤苗也釋草文字作虋

芑白苗也釋草文○說文禾嘉穀也虋赤苗嘉穀也芑白苗嘉穀也○陳曰赤苗白苗謂禾莖有赤白二種

恆偏也陳曰攷工記註恆讀爲桓說文桓竟也竟與偏義近任負猶負何也

肇始也釋詁也

始歸郊祀也胡曰稷降播種必實有得天瑞之事周頌云詒我來牟帝命率育於皇來牟將受厥明皆足與此篇誕降嘉種互證故說文以秬秠爲天賜后稷之嘉穀以來牟爲周所受瑞麥此在當時必實有其事所以堯使后稷郊祀天神禮以義起非如周禮既定之後斤斤於諸侯之必不得祀天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釋之叟叟平聲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以軷蒲末反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說文舂擣粟也揄抒臼也說文引詩作舀訓同○陳曰儀禮周禮注並引詩作抌抌即舀之或字揄者假借字或簸糠者說文箕簸也簸揚米去糠也或蹂米從定本者通俗文踐穀曰蹂釋淅星歷反米也說文淅汏米也叟叟聲也釋訓溞烰淅也浮浮氣也釋訓烰烰烝也○說文引詩作烰云烰烝也烝火气上行也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孔曰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文也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獮息淺反之日涖卜來歲之戒孔曰於秋獮當獮之日問來歲之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孔曰

於祭社之日問來歲之所稼穜宜之以否○昶按所引周禮之文見古人祭祀之精意凡以爲民也

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 昶按報功以繼往祈年以興來所以謀惟祭祀意正在此故於穀熟之後將言陳祭而先曰載謀載惟其神氣直與末句以興嗣歲相貫注此文字之奇也

蕭合黍稷 蕭上有取字陳據正義刪

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 郊特牲文○孔曰此言祭脂彼不言彼言黍稷此不言皆文不具耳

羝羊牡羊也 說文同○孔曰祭不用牝釋畜云羊牡粉郭注粉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爲羝也○方苞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至周尚臭然後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羶薌臭陽達於牆屋此宗廟之祀所以惟舉取蕭祭脂也

軷道祭也 說文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既祭犯軷轢牲而行爲範軷○周禮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方苞曰自夏及商稷與句龍同祭於

社周有天下然後郊祀后稷以配天郊祀必先犯軷也以興嗣歲則爲冬至圜丘之祀明矣○陳曰天子往郊必告祖禰犯軷當卽在廟門外此句爲祀行上句爲告廟

傳火曰燔孔曰謂加火燒之

貫之加於火曰烈陳曰卽瓠葉傳炕火曰炙也

興來歲繼往歲也陳曰燔炙爲郊祭薦孰之事報畢而祈故曰興來歲繼往歲也

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上聲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呼鄙反以迄于今

卬我也釋詁文

木曰豆說文作梪

瓦曰登釋器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說文䇂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讀若鐙同

豆薦葅醢也孔曰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葅醢

登大羹也孔曰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湆者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之質故以瓦器盛之○陳曰居語詞上帝居歆言上帝其饗也○鄭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

瓦豆陶器質也迄至釋詁文○鄭曰后稷肇祀上帝於郊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方苞曰臭卽謂其香之升者言何以氣臭之升遂可信上帝之歆乎蓋自后稷肇祀以來先公先王皆能明德以薦馨香而無罪悔故可信神之不吐惟仁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必平時無罪悔而後當祭能昭格也○表記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祁按后稷祀天之意庶幾無以罪悔殃民但求有年耳所謂其辭恭其欲儉也而子孫遂蒙其福蓋古無所謂祈穀祈年也自后稷教民稼穡天降嘉種堯命使事天以答神貺後世因之制爲典禮春秋祈報之祭由此起也故曰后稷肇祀始由后稷祀天以報功其後遂推后稷以配天亦所以報功也周公制禮之大原可於此詩序傳窺見之焉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朱曰賦也○舊說第三章八句四章十句今依集傳互易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疏按此言先世之忠厚以下言成王之於親賢亦有忠厚之遺風焉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音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鄭曰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耇凍梨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爲政者惇史受之○釋詁黃髮耇老壽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面凍梨色似浮垢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奴禮反

敦聚貌疏按敦與屯同廣雅屯聚也行道也釋宮文葉初生泥泥然釋文張揖作苨苨云草盛也○鄭曰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將終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人乎○惠棟曰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

叔皮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引詩而釋之曰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詩也○胡曰列女傳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牛羊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仁著於天下蓋漢時古書尚多必有公劉愛行葦之事故三家或據以說詩○祁按毛詩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與諸家之說正合是毛意亦指公劉特以經文但述其事不及其人故亦渾言之周先王世世忠厚至愛行葦不必皆有其事舉一以例其餘耳此詩首舉先王忠厚之遺事以見成王之親親敬老皆承祖德也戚戚內相親也漢書谷永上疏引詩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顏注戚戚內相親親也爾近也言王之族親情無疏遠皆昵近也○祁按周之興以庇本根篤宗族及王風葛藟作而曰終遠兄弟周德其不競矣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反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音古

肆陳也楚茨同或陳設筵者周禮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或授

几者鄭曰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設席重席也孔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

故知重席也在下爲鋪陳稱筵在上人所蹈藉稱席緝御踧踖之容也祁按廣雅踧踖

畏敬也字林云不進也緝與輯同斂也御進也斂進卽不進也皆形容畏敬之貌斝爵也說文

玉爵也或說斝受六升夏曰醆阻限反殷曰斝周曰爵明堂位文○鄭曰進

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

醓他感反醢呼改反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渠入聲或歌或

咢吾入聲

以肉曰醓醢爾雅肉謂之醢李注以肉作醬曰醢○釋名醢多汁者曰醓臄函也

陳曰鄭司農醢人注脾析牛百葉也說文作膍脾膍音相近胃薄如葉碎切之謂之脾析亦謂脾胵亦謂

之百葉○釋文引說文函舌也又云口次肉也○胡曰函有二義訓舌者是第一義又云口次肉則函卽是谷也口次卽口邊也說文谷口上阿也或作臄毛以臄爲函用第二義今說文脫口次肉也四字陸所見是古本歌者比於琴瑟孔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歌之○陳曰燕禮有升歌閒歌之樂比於琴瑟卽指升歌閒歌言也徒歌曰謠傳曲合樂曰歌園有桃徒擊鼓曰咢釋樂文孫炎曰聲驚咢也

敦音彫弓既堅居辛反四鍭音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畫弓也說文作弴○孔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天子敦弓荀子天子彫弓諸侯彫弓大夫黑弓禮也○公羊傳禮天子彫弓鍭矢參亭釋器金鏃翦羽謂之鍭孫注金鏑斷羽使前重也○考工記矢人爲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鄭注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衵按淮南注亭平也○孔曰輕重鈞停四矢皆然已均中蓺鄭曰舍之言釋也蓺質也

○陳曰上句言矢體之善此句言矢發之巧四字皆連讀以巳釋既而以均中埶申明經義言賓客次序皆賢鄭曰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和按養老乞言大射燕射皆可行之故傳箋不專爲何射孔子射於矍俱縛反相之圃孔曰以下皆射義文矍相地名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孔曰將射先行飲酒之禮立一人爲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爲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孔曰子路爲司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孔曰謂他人巳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之豉反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和按不者語詞猶言豈不在此位蓋舉其賢者使不肖者

聞而知悔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和按也與邪同蓋僅有存焉胡曰引矍相之射於序賓事爲切

敦弓既句音構既挾四鍭四鍭如樹殊晝反序賓以不侮無晝反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夏官司弓矢及考工記並有此文○李黼平曰弓人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其上文云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注云材良則句少也賈疏此言角弓形未張之時說文張施弓弦也如賈言則此傳引合九成規正謂往體寡來體多以釋經中一句字既句者言略有句形是弓尚未張與上章既堅一例皆謂弓之良也○邵晉涵曰正義引二京賦彫弓既彀彀與句音義同釋詁彀善也則既句爲既善也○鄭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巳挾四鍭則

已徧釋之○孔曰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閒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

言皆中也陳曰樹與尌通說文尌立也讀若駐傳以中釋樹言中蓺若尌立然也

言其皆有賢才也鄭曰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陳曰言不輕慢

曾孫維主當口反酒醴維醹如口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曾孫成王也信南山同○秝按王與族人燕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蓋獻酬之禮膳宰代之而質言其設燕之意則固曾孫爲主也

醹厚也說文引詩云厚酒也○韓詩醴甜而不泲也

大斗長三尺也陳曰酌者勺之假借斗者料之假借說文勺挹取也料勺也杓料柄也是料謂之勺料柄謂之杓言挹取酒醴用大料以注尊中料柄長三尺正義引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

祈報也秝按鄭據爾雅訓祈爲告胡謂毛訓爲報報亦告也呂覽注告白也郊特牲注報猶白也是二字同義之證其說是也然鄭謂飲酒之禮先期以告胡謂飲時酌大斗以告而獻之則皆

非也蓋酌以大斗是養老之事以祈黃耉是自白其乞言之誠也

黃耉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台背大老也鄭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釋詁鮐背耉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引長翼敬也竝釋詁文○祁按魯語注長猶尊也以長以翼言以尊之以敬之也祺吉也釋言文○陳曰吉猶善也介景皆大也序所謂乞善言以成其福祿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祁按賦也分章從故言正義八章章四句

旣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鄭曰成王祭宗廟旅醻下徧羣臣至於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孔曰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子之行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有德行

以示世之大平耳○陳曰此祭畢而用饗燕之詩○祁按祭末有餕禮醉酒飽德人有士行謂餕時之獻醻交錯禮儀卒度也祭統云凡餕之道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故曰可以觀政矣序以既醉驗大平卽此義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丁力反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方逼反

既者盡其禮終其事陳曰盡其禮者盡其饗燕之禮終其事者享祀為事之始則饗燕為事之終也○祁按祭統云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無所不順者謂之備言內盡於巳而外順於道也大爾大福此之謂也○孟子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音芒

將行也楚茨同○祁按祭統云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

於神明也昭明即精明也也承上言神所以歆享而錫之福者大其有精明之德也○陳漢章曰禮記又云氣發揚于上昭明焄蒿悽愴祭者以其神明交故曰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尸叔反公尸嘉告音梏

融長釋詁文○馬曰說文融炊气上出也炊气上出則必長且高左傳服注融高也白虎通融者續也續有長義昭明有融謂既已昭明而又融融不絕極言其明之長且盛也朗明也釋言明朗也○昶按傳釋朗為明者見高朗即昭明也對神為昭明對羣臣為高朗享祀時專致其精明之德至饗燕時猶能繼續其明頌所謂學有緝熙于光明也故曰高朗令終終者終其饗燕之事○鄭曰令善也

終於饗燕始於享祀正義本終始字互譌今據胡氏陳氏說訂正○昶按毛釋經字必依經文前後此當先言終後言始也謂其清明在躬饗燕時高朗正其享祀時昭明之有融也○陳曰云終於饗燕者以釋經令終之義上章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醉酒飽德乃饗燕中事是終為饗燕非享

祀也云始於享祀者卽釋經有俶之義傳云俶始也公尸嘉告乃享祀中事是始爲享祀非饗燕也凡祭有正祭明日之祭爲繹祭繹有賓尸之禮禮畢又有燕饗賓客行旅醻之禮蓋旣醉一篇爲饗燕賓客而作言饗燕者必本始於享祀此善終者如始也○胡曰坊記引旣醉以酒旣飽以德注云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據此可知毛云饗燕正指醉酒飽德傳云盡其禮終其事是明以祭後旅酬歸俎之類爲終事不應此傳反以饗燕爲始享祀爲終矣

俶始也

釋詁文○親按祭統云餕者祭之末也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毛訓俶爲始正本禮經令終有俶卽善終者如始也餕者祭之末亦饗燕爲終之證

公尸天子以卿

孔曰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射以公曰爲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馬曰祭統尸在廟中則全於君爾雅皇公皆爲君詩或言皇尸或言公尸皆取在廟之義○陳曰告讀祝以慈告之告○諸本此下有言諸侯也四字陳據正義及曲禮疏知傳文無此四字後人用箋

語增入
今刪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音歌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音俄

恆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陳曰爾雅嘉善也靜與靖通靖亦善也傳引禮記以釋籩豆靜嘉之義水草之和和調和也朝事薦腥饋食薦孰二者皆爲正祭則所云恆豆者謂朝事之豆饋食之豆也豆皆有菹有醢說文菹酢菜也醢肉醬也鄭注周禮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韲全物若𦟝爲菹韲菹之稱菜肉通是菹亦醢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陳曰加豆者謂加豆之實也禮記疏醢人加豆爲尸食訖酳尸所加之豆是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以上郊特牲文言道之徧至也鄭曰乃用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朱曰朋指賓客助祭者攝以威儀所謂濟濟漆

淶是也○陳曰在正祭爲助祭之羣臣而在繹祭則謂與燕之賓客此云朋友猶楚茨之賓客統繹祭而名之耳○補按序云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攝以威儀即所謂士君子之行也○襄二十一年傳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杜注攝佐也○荀子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朱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劉瑾曰特牲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啐酒仍奠其觶○呂大臨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補按上章之佐以威儀是助祭者之威儀也此云威儀甚善是嗣子之威儀也廣雅時善也二章三章言君子之昭明高朗此又言朋友言孝子皆能敬以將事則君子愈可知矣**匱**竭孔曰匱竭俱是盡之義故以匱爲竭○呂曰君子既孝而嗣子

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昶按君子有孝子言主人嗣子之孝也孝子不匱則言孝德之大推暨無窮不專指嗣子言嗣子之孝亦其不匱之所致也祭義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類善也釋詁文○昶按孝子有不匱之道其所被及者無不善故曰永予爾以善道也○隱元年傳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成二年傳賓媚人對晉師曰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母乃非德類也乎○韓詩外傳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廣也爾雅宮中衖謂之壼○說文引詩云壼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段注从口象宮垣也从象道○昶按壼為宮中衖道之名因其道之四達充周引申之遂有廣義言室家而及壼詞相因也

孝之德大矣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恃此道也○胡曰壼之爲廣猶宮之爲穹室之爲實也○王肅曰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及天下○陳曰廣之言擴充也孟子云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胤習也 釋詁胤嗣續繼也郝疏子衿毛傳嗣習也既醉傳胤習也習之言猶續也毛云嗣習鄭云嗣續明其義同也○鄭曰天長予女福祚至於子孫○周語叔向曰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爲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蓄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陳曰毛傳類善壼廣胤習悉本國語立訓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祿福也 釋詁文○孔曰其言祚及後胤如何乎正謂天覆被女以福祿 僕附也 胡曰僕說

文从業業从学学叢生艸也象学嶽相竝出也故僕樸皆有附義考工記欲其樸屬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爾雅樸枹者注云樸者相迫附也釋文樸又作僕此從聲得訓之證〇孔曰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於汝傳之子孫也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予也孔曰釋詁釐予俱訓爲賜故釐得爲予〇陳曰今爾雅作賚予賜也釐賚聲同予賜義同〇鄭曰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〇馬曰女而有士行猶彼都人士言彼君子女也釋詁從重也〇列女傳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焉爲天子而啓爲嗣持禹之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〇錢澄之曰周家王業之興多由聖女作配皇矣云天立厥配蓋自大姜以下皆天立之也故詩以釐爾女士爲報詞

既醉八章章四句朱曰賦也

鳧音符鷖於雞反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鄭曰君子斥成王也○孔曰上篇言大平此篇言守成大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大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為勢也○胡曰觀此二篇序可見其編詩時所作故文義相承如此蓋其時曉然於作詩之意非如後此之憑肊推測也其持盈守成云云正見神人和樂非大平之世不能然長保大平非持守之力不至發明詩義至精切○朱曰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水鳥也爾雅鸍沈鳧郭注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鸍音施○陸疏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鄭曰鷖鳧屬○倉頡解詁鷖鷗也○昶按鷖鳧屬三字陳據文選注訂為箋語 大平

則萬物衆多孔曰萬物多而獨言鳧者舉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陳曰魚麗傳大平而後微物衆多魚麗序亦云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箋告於神明者於祭祀而歌之並與此詩義合○䄍按五章皆以鳧鷖發端皆言公尸毛不云興者蓋言鳧鷖見人物之得所言公尸見神人之得所非以鳧鷖興公尸也涇水中也段曰今本水中誤作水名箋水鳥而在水中卽承在涇爲言爾雅直波爲徑釋文水直波曰涇徑涇字同謂大水中徑直孤往之波○䄍按此四字舊誤作箋陳據下四章傳例訂此亦傳文馨香之遠聞也陳曰爾爾孝子也既清所謂清酒既載也既馨所謂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也燕燕飲也正祭之尸祭酒啐酒而已繹祭以賓禮事尸故尸得燕飲之也○孔曰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卽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由王誠心敬之故也○易林鳧鷖游涇君子以寧履德不愆福祿來成○䄍按焦言君子以寧者謂君子之寧公尸也

鳧鷖在沙音娑公尸來燕來宜音俄爾酒既多爾殽既嘉音歌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音譌

沙水旁也說文沙水散石也从水少水少沙見○陳曰爾雅潬沙出沙出卽少水沙見之謂今俗評水灘宜宜其事也陳曰采蘩傳事祭事也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陳曰上篇傳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二傳意同厚爲孝子也鄭曰爲猶助也助成王也○陳曰孝子對公尸之稱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音戶

渚沚也采蘩傳沚渚也處止江有汜同○淈按來處者止於其堂也故末章來止之下增熏熏二字足其義以與此章區別○陳曰士冠禮注湑清也說文脯乾肉也福祿來下猶福祿攸降

鳧鷖在潀（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戸冬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潀水會也（說文引詩云小水入大水曰潀○鄭曰潀水外之高者也○陳曰衆水相入交會之處便是水旁厓岸之地廣雅潀厓也）宗尊也（𥘵按周禮注宗謂宗廟也少牢禮賓尸在堂則天子諸侯賓尸亦必在正堂可知傳以尊訓宗明其地爲正堂人所尊也）崇重也（釋詁文）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音根）

亹山絕水也（鄭曰亹之言門也○胡曰絕如正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橫跨水中水流其罅顏注漢書亹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𥘵按一水爲也而以涇沙渚潀亹別之見其隨在皆自得也）熏熏和說也（說文醺醉也引詩公尸來止醺醺○𥘵按東京賦君臣歡樂具醉熏熏薛綜注熏熏

和說貌是醉之義不足以盡熏醉而和說爲熏也 欣欣然樂也爾雅欣樂也 芬芬香也孔曰謂燔炙香也 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陳曰士喪禮筮宅命曰度玆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無有後艱蓋當時有此語傳云不敢多祈也者所祈止如是而已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神按上言福祿重積是神之貺也臣民之頌禱也非孝子之所祈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神按賦也

假樂嘉成王也陳曰序以嘉詁假也文三年傳公賦嘉樂襄二十六年晉侯賦嘉樂此皆以嘉詁假之證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丁力反宜民宜人受祿于天鐵因反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假嘉也釋詁文○大明傳嘉美也○馬曰爾雅顯光也廣雅顯顯著也中庸引詩作憲憲顯顯雙聲

崧高箋憲表也與顯著義亦同 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 朱曰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臯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衵按傳言宜安民宜官人者猶言安民得其宜官人亦得其宜也官人正所以安民故末章云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董仲舒傳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言安民不及官人即此義也陳謂此三家詩與毛異誤矣 申重也 采叔同○朱曰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衵按祿與福同義求福而得百福子孫千億是其福也 宜君王天下也 陳曰文王傳穆

穆美也泮水傳皇皇美也言成王有此穆穆皇皇之美德固宜君王天下○鄭曰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徐光啓曰作聰明者狹小先王制度好佚豫者屏棄祖宗成法繼體之君出此入彼故贊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祁按詩祝成王子孫衆多而因言其能行先王之道故宜君宜王而可法於後世孟子謂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卽渾括此章之旨以爲言也○春秋繁露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朱曰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抑抑美也猗嗟傳抑美也秩秩有常也釋詁秩秩常也○祁按釋訓抑抑密也秩秩

清也孔謂密審故所以爲美是也荀子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注清明審也秩秩有常然後定定然後清是雅訓與傳互相發也陳謂箋用釋訓文或本三家詩非也○鄭曰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馬曰朱子訓匹爲類是也說文羣輩也禮記今是大鳥則失喪其羣匹二字平列同義上章率由舊章爲法祖此章率由羣匹爲從衆○春秋繁露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說苑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孔曰言常爲君王統領天下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音以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佳賣反于位民之攸塈

朋友羣臣也呂曰泰誓友邦冢君酒誥大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朱曰此承上章之意上云四方之綱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

賴君以爲綱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塈息也　邶谷風同○孔曰釋詁呬息也某氏注引詩民之攸塈則塈與呬古今字也○呂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成二年傳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哀五年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

假樂四章章八句　朱曰賦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書大傳云公爵劉名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亦)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音杭)

篤厚也(釋詁文○陳曰卽序云厚於民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又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以走岐下○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又云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戴震曰不窋巳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之然後失其官也周本紀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亦謂最後之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也夏之衰在孔甲時孔甲之後帝皐帝發帝桀不窋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甚遠者○陳曰不窋及夏衰在孔甲時

公劉遭夏亂乃在桀世商祀六百公劉至大王三百餘歲此公劉在夏末商初之確證古今人表公劉列於夏末夏都冀州邰在雍州之西爲古戎狄地竄居也竄於戎狄者不窋失王官而匿就邰國故至公劉初年尚在於邰乘夏人亂自邰之豳非失邰也周故有邰地後公劉啓豳土故詩中紀邰豳風土綦詳

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陳曰公劉當日必有佐湯平攘西戎之功後漢書西羌傳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成湯既與伐而攘之傳云平西戎蓋在此時也迺埸迺疆言脩其疆埸也孔曰公劉之在邰國乃有畛埸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孔曰乃有委積乃有囷倉言其有穀食之資和按匪居匪康謂公劉在邰不敢苟安怠於民○事故家給人足雖遭迫逐猶能遷地自強非如正義謂不敢安居而還也小曰橐大曰囊孔曰宣二年傳趙盾又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是其小也宣二年公羊傳陳乞欲立公

子賜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孟子引詩而釋之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趙注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思糧於槖囊也○文選注引此傳文有餱糧食也

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陳曰思語詞○胡曰孟子以居者與行者並言是公劉初遷之時未嘗全棄其故都也欲爲行者之利先謀居者之安所以爲厚

戚斧也揚鉞也孔曰廣雅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鉞大而斧小○陳曰戚之言迫也揚鉞也鉞越皆從戉聲古祗作戉說文戚戉也戉大斧也淮南子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是鉞有發揚義也又云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是斧有戚迫義也

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胡曰方並也○和按公劉雖避中國之難而還實乃平西戎啓闢疆土非同竄伏故曰方開道路去之豳

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和按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

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與毛同義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他連反陟則在巘平聲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

胥相釋詁文○孔曰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陳曰禮記善相土宜阪險原隰是即相原義也宣徧也釋言文○和按盤庚遷殷民咨胥怨蓋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公劉相此豳之溥原其在邠之民既繁庶矣將遷之而無永嘆者既順迺宣也傳訓宣爲徧者周禮疏云無不徧即布之義也謂民既和順乃布遷豳之教也周語教施而宣則徧傳義本此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孔曰喜其來遷不恨公劉猶文王之德不爲人恨巘小山別於大山也

焦循曰皇矣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此傳以巘即鮮也釋文巘又作甗月令鮮羔呂覽作獻羔是二字通用

舟帶也馬曰舟即舟之假借說文舟帀徧也通作周帶周於身故舟得訓帶

維玉及瑤言有美德也陳曰維玉及三字依小箋補正佩有事佩有德佩鞞琫容刀事佩而玉瑤德佩故曰言有美德也

下曰鞞上曰琫言有度數也陳曰言下舊有德字衍文據正義删瞻彼洛矣傳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鏐珌大夫鏐琫而鏐珌士珕琫而珕珌此其度數也

容刀言有武事也陳曰佩刀以爲容飾故曰容刀瞻彼洛矣韎韐與鞞琫皆是武事之服飾公劉還豳行備武事也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凡兵事又有蔥珩之佩此言維玉及瑤與采芑同意○升按當時之民非但無怨咨而已且見公劉之陟巘降原而美其佩服以謂此公劉之有美德也有度數也有武事也民之覲愛其上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音普迺陟南岡乃覯于京音姜

京師之野音宇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溥大釋詁文○鄭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嚴曰百泉衆水所聚也○祁按廣大之原衆水所聚即豳居也此乃概括之詞覯見也釋詁文○鄭曰山脊曰岡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祁按傳以是京釋于京京訓大以其爲大衆所宜居之者故謂之曰京矣單言京累言京師其義一也京師之野猶言自京師以至於野

廬寄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漢食貨志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姚鼐曰處處者民所匹處之室廬旅者耕時暫處之廬廬者不成乎室也雖耕時民不盡室以居之書曰厥民析蓋有宿於廬者有不必宿者里胥隣長春秋朝夕視出入故曰出入相友詩曰在邑在田皆有安居述農夫之事略與七月相表裏○祁按廬旅古通用旅亦寄也見後漢書注廬旅猶廬廬也特變文以叶韻耳

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文同○陳曰直言者徒言之不待辨也○祁

按詩謂于是居處于是言語必重疊其詞者大衆所聚非一地非一人也張老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語意略同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七羊反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讀祲
陳曰于京斯依言於豳之大地依之以立國也楚茨傳濟濟蹌蹌言有容也　賓已登席矣
席下有坐字陳據正義刪賓乃依几矣李黼平曰首章傳言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二章經
言于時廬旅謂同遷諸侯寄寓豳邑如衛戴公之廬漕也此章筵几之設卽燕廬寄之諸侯　曹羣
也昭十二年傳杜注同○䄍按說文造就也乃造其曹更端之詞蓋寄寓諸侯公劉旣燕饗之其從遷
諸臣復就其曹執豕用匏而犒賞之也　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王夫之曰
牢者豢而待殺之檻○周禮掌客凡禮賓客國新殺禮○䄍按豳爲新國諸侯十八國從遷亦皆新造傳

文詞意相承酌之用匏儉以質也鄭曰酌酒以匏爲爵○陳曰一匏離爲二酌酒於其中是謂匏爵亦謂之瓢又謂之巹郊特牲注此謂大古之禮器爲之君爲之大宗也孔曰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巳身與之爲君與之爲大宗○陳曰諸侯君一國即爲一國之大宗○昶按此見公劉交際撫馭之略陳以爲燕族黨或又以爲祭宗廟皆非是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去聲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多連反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鄭曰厚乎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景迺岡考於日景之定方中傳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孔曰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度之參之高岡鄭曰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三單相襲也王夫之曰單者董仲舒所謂口軍也百畝以食八口除老弱婦女率可任者三人三分而用其一蓋

百畝而賦口軍一輿後世三丁抽一之說略同當草創之初禦戎固圉一時權制其賦太多而民不怨則仁愛所結也相襲謂上役休罷更番充伍○愈樾曰傳讀單爲禪禪有禪代之義故云相襲也公劉當日疑用計口出軍之法三分其民以爲三軍徹治也嵩高而用其一軍使之更番相代故曰三單也

同○王肅曰居其民衆於山西曰夕陽爾雅文李注隰與原治其田疇以爲糧山西曰夕陽山西暮乃見日故曰荒大也釋言荒奄也孫注荒大之奄○鄭曰夕陽 度其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信寬大也○陳曰夕陽建國則豳居在豳山之西也邠州在涇南豳山在州南而公劉豳城猶在豳山之南邠入說文邑部則地名作邠山名作豳公劉遷邠爲豳山之邠邑是不踰涇水固較然矣○昶按此章辨土宜制軍賦皆建設之大事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

爰衆爰有音以夾其皇澗遡音素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居六

反之卽

館舍也孔曰禮有公館私館爲館所以止舍其中故曰舍也○嚴曰末章處新坻也新坻之至者公劉爲作館以居之○和按此承上章豳居允荒而言民日歸附故于豳斯館周本紀所謂百姓多徙而保歸焉此章之義也

正絶流曰亂釋水文○孔曰水以流爲順横渡則絶其流故爲亂○郝曰絶猶截也

鍛石也說文厲旱石鍛厲石○鄭曰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絶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嚴曰既定居止之基迺疆理其田畝其相率而來者愈多愈有

皇澗名也寰宇記寧州眞寧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注大陵小陵水出延和南殊川西南逕寧陽城故豳詩曰夾其皇澗陵水卽皇澗矣○方輿紀要寧州南至邠州州百四十三里眞寧縣在寧州東百里縣南有大陵小陵水卽九龍川之上源合奢延川南流入涇

遡鄉也陳曰遡卽遡風之遡鄉逆風爲遡鄉逆流亦爲遡

過澗名也孔曰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横故在北而遡之密

安也陳曰說文洨安也密洨聲近義同○𥙷按旅卽廬也館也從遷十八國及日歸附之民止廬之廬旅安耳乃芮水厓也胡曰芮卽汭之假借說文汭水相入也鞫究也鄭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孔曰釋言鞫究窮也俱訓為窮故轉鞫為究芮鞫俱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爾雅隩隈也厓內為隩外為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也○李黼平曰水經注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究卽鞫也○呂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王安石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儆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朱曰賦也

泂音迥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泂酌彼行潦音老挹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平聲豈弟君子

化及之則長養之風也矢陳也釋詁文○䄂按周公居東三年雖構讒閒不失其聖從容有常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所謂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也武王崩成王幼四國流言其勢蓋岌岌矣周公之功於是爲大故首言之○韓詩外傳引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

伴奐廣大有文章也說文伴大皃○孔曰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王肅曰周道廣大而有文章○䄂按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也伴奐禮樂明備之貌板詩及爾游衍傳游行也伴奐爾游言制作既備爾王可遵行矣優游爾休言天下從容無事爾王乃得休息也彌終也釋言文○胡曰終者盡也彌爾性者盡爾性也○䄂按賈誼言成王幼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傅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俾爾彌爾性卽傅之德義也似嗣也孔曰繼嗣

先君酋終也（釋詁文○鄭曰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爾土宇昄（符版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朱庾反）矣

昄大（釋詁文○陳曰土宇猶封畿也○昶按呂覽注章猶形也土宇昄章謂封畿之大形也宅鎬京營洛邑於形勢爲甚厚彌性而神饗所謂在德不在險也○孔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爲天子者固自爲百神主矣○陳漢章曰王制注周公斥大九州之域此詩可證）

爾受命長矣茀（音弗）禄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茀小也（陳曰爾雅茀小也茀芾聲同義通民勞汔可小康又禮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是謂小康鄭注康安也○昶按生而爲天子是其受命長也然尚爲小福盡性之福乃大福也）

嘏大

也胡曰賓之初筵及此傳皆訓大箋訓受福義相成也蓋嘏之本訓爲大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方言嘏大也說文嘏大遠也因祭祀受福曰嘏而大義遂專屬於福以漢人爾雅注例之當云嘏福之大也毛公深明故訓但云大而福義自著鄭君生於後漢釋經之法稍變故必以予福申明之少牢饋食禮以嘏於主人注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此可見嘏止有大訓引申之爲大福耳○馬曰逸周書樂獲純嘏孔晁注純大也嘏大也謂之大大之福正與傳箋義合○祀按純嘏爾常即召誥所謂祈天永命也周公之陳無逸舉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享國之長皆由於無逸此正彌性純嘏之驗矣召公述之欲王深味其言而無耽樂之從也

有馮音憑有翼有孝有德丁力反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音稷

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陳曰說文凭依几也讀若馮馮凭聲

同○鄭曰翼助也○王引之曰爾雅善父母爲孝推而言之則爲善德之通稱逸周書謚法篇五宗安之曰孝慈惠受世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則所包者廣矣

引長翼敬也 行葦同○昶按馮翼孝德爲豈弟君子之德王能尊之敬之則四方以君子爲則矣

顒顒魚恭反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平聲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顒顒溫貌 易有孚顒若馬注顒敬也 卬卬盛貌 陳曰說文匕部卬望也孟子望望邛去之望望卽卬卬也氣盛謂之卬卬德盛亦謂之然卬矣荀子注卬卬高貌義亦相近又荀子云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卽引此詩無矜奮伐德之容色經所謂顒顒傳所謂溫也有兼聽兼覆之明厚經所謂卬卬傳所謂盛也○昶按爾雅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君者長人之通稱此詩前三句皆謂豈弟君子有君人之德不謂成王也周公固一國之君稱其有君之德於詞無嫌也陳謂

傳於上章馮翼爲君子之德則此章顒卬亦君子之德非君之德毛傳與爾雅不合非是○徐幹中論引此詩而釋之曰舉圭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鳳皇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皇靈鳥陳曰說文鳳神鳥也靈亦神也仁瑞也孔曰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雄曰鳳雌曰皇爾雅鶠鳳其雌皇○說文鶠鳥其雌皇一曰鳳皇也翽翽衆多也鄭曰羽聲也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胡曰傳以翽翽爲衆多則其羽自指衆鳥若曰鳳皇于飛則有此衆多之羽亦集於所止耳說文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此所以有衆鳥之翽翽○祁按鳥飛衆多則其羽聲翽翽然箋謂羽聲不誤又謂鳳羽聲則誤藹藹猶濟濟也

釋訓藹藹濟濟止也郭注皆賢士盛多之容止○說文藹臣盡力之美○思齊傳媚愛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平聲媚于庶人

鄭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禋按周公之戒成王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又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常人即吉人也然則周公之所拳拳者惟在吉士吉人爲君子使言爲君子用也君子指周公此其確證也○謝枋得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爲王愛其民也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平聲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音飢

梧桐柔木也爾雅櫬梧又云榮桐木○說文梧梧桐木一曰櫬又云榮桐木也桐榮也○孔曰梧桐可以爲琴琴是柔韌之木山東曰朝陽釋山文郭注旦即見日○孔曰山岡與朝

陽也

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祁按梧桐多植於城郭苑囿故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桑今自生於高岡之東以待鳳皇之棲是地極其化也○鄭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梧桐盛也孔曰解菶菶萋萋○陳曰說文菶艸盛萋萋艸盛菶與萋本皆爲艸盛因之爲木盛猶芃本爲艸盛棫樸傳爲木盛矣

鳳皇鳴也孔曰解雝雝喈喈

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爾雅藹藹萋萋臣盡力也郭注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陳曰藹乃萋之誤景純卽本毛傳爲解也

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爾雅雝雝喈喈民協服也郭注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祁按毛據爾雅詁詩郭又據毛傳釋雅也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云鸑鷟鳳之別名也君奭我則鳴鳥不聞亦指鳳鳴之事自虞廷鳳皇來儀至周而再見實爲太平之瑞故孔子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又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是周公輔政致鳳瑞確有其事非誣也卷阿十章前八章陳戒已畢此章但歌詠周公致太平之功

以見繼承之不易召誥所謂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也末章與首章相應作結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音姚既閑且馳音陀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俞樾曰多讀爲後後猶大也考工記飾車欲後晏子云公乘後輿皆其證也○昶按中節中法言馬良也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傳云錫以車馬正指此言意謂錫勳之典雖厚尤當守其法佩其言也不多多也昶按七月陳王業鴟鴞救亂常棣燕兄弟以及文王清廟諸篇皆周公作故云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孔曰春官大師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昶按經言周公陳詩已多維當令矇瞍諷誦以爲鑒戒傳因云明王有使公卿獻詩遂

爲工歌之事故召公以此戒王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左傳服虔注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

民亦勞止汔許乙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俱毀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音芒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汔危也鄭曰幾也○陳啓源曰危卽近義鄭言幾正申毛意爾雅幾殆危也幾汔也幾譏危汔轉互相通○胡曰古人言幾每曰危漢書宣元六王傳恐無處所我危得之外戚傳今兒安在危殺之矣此皆以危爲幾意昭二十年傳注汔其也疏引云杜以幾其同聲故以汔爲其蓋杜訓其猶鄭言幾也要皆與

危意相同中國京師也孔曰與四方相對故謂京師○陳曰第三章正作京師○秝按中國

中也猶國四方諸夏也鄭曰京師者諸夏之根本○孔曰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爲中

國言各有對也○僖二十八年傳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

刑之謂也○荀子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淮南子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內順外寧矣而詭隨詭人之善秝按漢書注詭違也隨人之惡陳曰詭人

之善卽隨人之惡詭隨疊韻連語傳雖分釋而同義也以謹無良愼小以懲大

也秝按荀子謹盜賊注謹嚴禁也○陳曰無縱式遏對文愼小謂無縱詭隨二句懲大謂式遏寇虐二

句廣雅詭隨小惡也後漢陳忠上疏曰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

絕末鉤深之慮也按忠言欲禁盜賊必先愼微引詩以爲愼微之漸最合傳意憯曾也說文引詩

作朁訓同○秝按板篇昊天曰明大戴記天事曰明又天曰作明又方曰幽而圓曰明是明者天也曾不

畏明卽何人斯之不畏于天矣虐民不畏畏天是大惡也柔安也釋詁文○王引之曰古謂相善爲相能康誥不能厥家人左傳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又不相能其大夫又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竝與柔遠能邇之能同義○漢書百官公卿表柔遠能邇顏注能善也○昭二十年傳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䄍按厲王暴虐穆公作詩戒王以謂今天下之民勞敝甚矣無敢奢望但求小安之然欲綏四方必自京師始欲惠京師必遏止寇虐之臣不爲民害欲遏寇虐必左右無詭隨之人善惡乃不致混淆而賞罰當欲無縱詭隨又必自王之近有德遠小人始故欲得安遠善邇者以定我王矣厲王所用皆寇虐之臣故召公以寬惠濟之左傳釋此詩曰平之以和深得其進諫之恉朱子以爲戒同列未是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音求無縱詭隨以謹惛音昏怓奴憖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休定也孔曰釋詁息也息亦定之義　逑合也鄭曰合聚也○說文逑斂聚也○和按爲猶使也大學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財散惠也民聚逑也　惛怓大亂也說文怋怓也怓亂也詩曰以謹怋怓段注怋讀如民怋怓爲連緜字今誤作惛○鄭曰惛怓猶讙譁也謂好爭訟者也○陳曰傳文大字衍箋亦申傳亂字之義　休美也釋詁文○鄭曰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陳曰二休字不同義凡一章中用韻有字同而義不同者此其例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古逼反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他力反　敬愼威儀以近

有德丁力反

息止也殷其靁同○鄭曰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文十七年傳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慝惡也柏舟傳邪也求近德也嚴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近有德○昭二年傳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和按此章正諫王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愒息釋詁文泄去也陳曰渫之借字說文渫除去也醜衆釋訓文厲危也孔曰謂衆為惡行以為危者也○王引之曰正讀為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下章正反謂政事顛覆戎大也釋詁文○昶按戎訓大大者語詞亦猶洪誕詩書中皆訓大皆語詞不為義也戎雖小子與大誥洪惟其幼沖人句例略同○王夫之曰民勞板抑三詩言小子者數矣逸周書芮良夫曰惟爾執政小子又曰惟王暨爾執政小子則小子當時執政之稱周禮夏官有小子其屬下士二人職雖卑賤左右之近臣也或因狎習而與執政故詩書皆斥告之猶趣馬亦下士而十月雲漢皆鄭重言之蓋周末寵童昏便嬖小子在王左右遂為要職已○昶按以小子而用事甚弘大正與上章近有德相反意詩中所斥詭隨即此小子也國語厲王悅榮夷公豈其人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音蔫惠此中國國無有殘音錢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賊義曰殘孟子賊義者謂之殘繾綣反覆也陳曰繾綣猶展轉反覆猶反側何人斯傳反側不正直也○昶按女女小子也玉女言王珍視女若玉也猶食曰玉食趾曰玉趾又曰無金玉爾音皆以玉爲況譬之詞曾文正公所謂一字譬喻也意本諫王而其辭若爲王之左右言者亦猶虞箴之敢告僕夫也召公戒王之意正以其縱詭隨慝羣小故於篇終微露其指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也○顧炎武曰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

民勞五章章十句朱曰賦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鄭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孔曰左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劉昭曰今衞輝府輝縣西南有故凡城

上帝板板鞭遠反下民卒癉丁展反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

聖管管不實于亶丁展反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板板反也馬曰說文有版版無板後漢書注文選注引詩並作版爾雅版版僻也廣雅版版反也

此以聲爲訓上帝以稱王者也釋詁天帝皇王君也癉病也釋詁文○緇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禦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韓詩外傳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後漢書李固傳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話善言也說文作話云合會善言也○昶按人之出言當擇其善者故以善言爲話不然者其會合之言不善也猶道也釋詁作繇○鄭曰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管管無所依也廣韻引詩傳悹悹無所依也○胡曰說文悹憂也爾雅痯痯病也蓋非聖無法則無所依無所依則疲病義正相因

亶誠也 釋詁文○鄭曰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

猶圖也 釋言作猷○𥝢按傳兩引雅訓義則一也○成八年傳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杜注猶圖也○胡曰古諫閒簡通借

天之方難 奴旦反 無然憲憲 平聲 天之方蹶 俱衛反 無然泄泄 以世反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憲憲猶欣欣也 陳曰樂記注憲讀爲軒內則注軒讀爲憲此憲軒聲通之證竝與傳欣欣之義合欣古掀字說文掀舉出也段注掀之言軒也 蹶動也 釋詁文○𥝢按天方艱難天方變動意雖斥君辭則歸於天運與末章之稱昊天者不相背觸 泄泄猶沓沓也 說文引詩作呭又引詩作詍皆云多言也○孟子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郭注佐興虐政設教令也○錢大昕曰說文沓語多

沓沓也詩噂沓背憎箋曰噂噂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爾雅云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曰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泄泄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旨作法以病民國家之亡恆由於此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王念孫曰詩言泄泄者每有衆多之義魏風桑者泄泄兮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謂之泄泄猶多言謂之泄泄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誻誻然而沸楊倞注誻誻多言也又解蔽篇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注詍多言也下引此詩與孟子之言相表裏輯和洽合並釋詩文懌說釋詁懌悅樂也莫定也釋詁文○鄭曰辭謂政教也王者政教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襄三十一年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以說苑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曰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力彫反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刀反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五報反

寮官也釋詁文○文七年傳荀林父曰同官爲寮吾常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囂囂猶謷謷也陳曰囂即謷之假借十月之交讒口囂囂韓詩作謷謷是其證爾雅敖敖傲也潛夫論引詩作敖敖說文謷不省人言也敖即謷之省○鄭曰及與即就也我雖與女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服事也○䄠按辨言亂政之人其說多不可行我言維服者凡伯自謂其言本諸事實未可忽也

芻蕘薪采者也孔曰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陳曰賈逵國語注先民古賢人也哀十四年公羊傳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徐彥疏薪采猶言采薪也周禮小司寇致萬民而詢焉鄭司農注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荀子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

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韓詩外傳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又云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聲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古亂反小子蹻蹻其略反匪我言耄莫報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各反不可救藥

謔謔然喜樂也陳曰謔樂聲同喜亦樂也灌灌猶款款也陳曰灌讀爲懽說文懽喜歎也款意有所欲也或作歎古曰懽懽今曰款款此以今語通古語也皆是懇誠愷切之意○今胡曰懽不止爲喜歎憂者至誠亦同其歎歎故說文又引爾雅懽懽愮愮憂無告也喜歎本義憂無告引申義作灌者借字○孔曰憂無告解其言灌灌之意至誠款實而告之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蹻蹻驕貌釋訓憍也郝疏廣韻憍恣也經典通作驕○說文舉足行高也○新序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

蹻言老夫欲盡其謀八十曰耋曲禮八十九十曰耄
而少者驕而不受也八十曰耋注耄惛忘也春秋傳
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說文年九十曰耋○鄭曰
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
如戲謔○昶按此承上二句謂我憂世之言數然
女用爲戲謔故我之憂無可告語爾雅正本此經作
訓陳釋灌灌謂與憂熇熇然熾盛也釋訓謔謔謞謞
無告一訓無涉誤甚崇讒慝也郭注
樂禍助虐增譖惡也○蘇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
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圖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
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韓詩外傳夫重臣羣
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
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
藥終亦必亾而已矣○說苑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
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
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天之方懠才細反無爲夸毗苦花反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
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怒也釋言文夸毗以體柔人也釋訓體柔也○孔曰便僻其足前卻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鄭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中論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邢按言夸毗體柔而及威儀而及載尸辭義相生夸毗無威儀者也尸則有威儀如木偶而已殿屎呻吟也釋訓文○陳曰古曰殿屎今曰呻吟是之謂古今義也說文引詩作唸吚五經文字吚作咿○鄭曰葵揆也○邢按則莫我敢葵謂其禍亂之所極非我所敢知也蔑無陳曰雙聲爲訓賞財也陳曰無財言無積畜也○說苑孔子曰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囿苑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下圭反

攜無曰益牖民孔易入聲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牖道也孔曰牖誘古字通故以為導也○韓詩外傳及樂記引詩作誘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孔曰俱是樂器其聲相和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孔曰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如取如攜言必從也昶按取之攜之則物從人○鄭曰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嚴曰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韓詩外傳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樂記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辟法也釋詁文○釋文多辟之辟匹亦反邪也立辟之辟婢亦反○陳啓源曰自立法必廢祖宗之法所謂國將亡必多制也成王之賢也由舊章厲王之暴也自立辟可識興亡之故矣○昶按上行下效今民效上之所為已多邪矣欲禁民為非在謹其所好

惡無徒立法與民爭勝無益於禁姦適以自斃而已古今爲嚴刑峻法以繩民者多身受其禍如商君之徒不可勝數故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言上既無道而民辟非法所能勝也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亦此意也宣九年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此引詩蓋傷洩冶於多辟之朝以法言受禍也又昭二十八年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言於晉侯殺祁盈按左傳兩引詩皆以多辟爲邪立辟爲法與毛說正合

价音界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胡連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胡危反無獨斯畏

价善也釋詁文○說文引詩訓同○陳漢章曰价人卽卷阿之吉人价吉雙聲藩屏也

孔曰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垣牆也**荀子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無一焉而以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陳曰荀子以介人爲士大師爲民傳義當然也○祁按師即曾莫惠我師之師衆也大邦諸侯也

王者天下之大宗陳曰秦策周天下之宗室也荀子夫桀紂者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之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按宗室大宗之室是天子亦稱大宗

翰幹也釋詁文○說文榦本也○祁按藩者宗室之藩垣者宗室之垣屏者宗室之屏也大宗維翰者天子爲諸侯及士與民之本也

懷和也皇皇者華同○陳曰常棣傳九族會曰和此其義也○僖五年傳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曰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昭六年宋逐華合比華亥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以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祁按城者宗室之城也以宗子爲同姓之親故於諸侯士民外特別言之亦使文法化板爲活也大宗維翰懷德維寧二句

不與諸句平列謂王者有和德獲藩垣屏之助然後可安而遺其子孫能遺子孫非特室安是城固也多助之至也反是則獨獨斯畏矣謂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故以無獨斯畏結城壞即以結全章○孔曰周語云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昭二十六年傳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獨居而畏也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容侯反無敢馳驅袪妻反昊天曰明音芒及爾出王昊天曰旦丁見反及爾游衍

戲豫逸豫也馬曰戲豫同義孟子趙注豫亦游也逸通作佚又作劮廣雅劮游並訓爲戲○後漢書蔡邕傳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馳驅自恣也鄭曰渝變也○楊秉傳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馳驅○昭三十二年傳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王往嚴元照曰王之訓往音義相兼吳語賈侍中注王王往也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旦明陳曰昊天曰旦猶昊天曰明游行陳曰游有流義故訓行衍溢也陳曰釋文衍作羨羨有餘義古訓溢○鄭曰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所行善惡可不慎乎○和按厲王暴虐必自以爲與天同尊無所畏憚故卽託天以刺焉至末章則又承上章懷德維寧而言敬天爲懷德之實因舉眞宰之天與人息息相通者正告之庶無道之君知所警懼也

板八章章八句朱曰賦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毛氏學二十四終